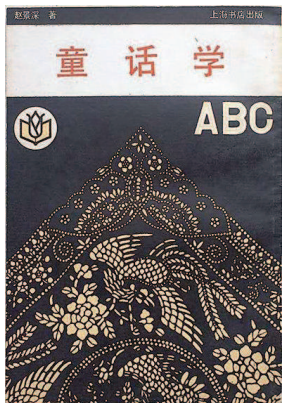




趙景深
及《童話概要》
《童話學ABC》



戴望舒
及其所譯《鵝
媽媽的故事》



着一段很短的道德的韵语,但在英国的翻译本子里,则大都是被略去的”(《世界童话名著介绍(七)》,载1926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八期),可见如此处理其实也不乏先例。

格林版灰姑娘的翻译

除了法国的佩罗版,灰姑娘故事还有一种脍炙人口的重要变型,见于德国格林兄弟编著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有些汉译本就转而以此为据。率先问世的是一篇题名古怪的《阿育博德露》(载1910年《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三期),通篇以文言译就,如述及女主角遭受姐姐们欺凌:“二女遂尽褫其身上之艳服,而与以敝衣,恶嘲毒骂,推之入厨。女不得不执此卑贱之役,未曙而起,汲水举火,劳苦不可名状。而二姊犹复时时苛扰,戏侮不止。及夕,女倦极欲睡,则不得榻,于是卧于灶次,横身炉灰之中,不免尘垢沾污,面目黧黑。二女遂呼之曰阿育博德露。”在“阿育博德露”下另有小字注文:“犹言灰中人也。”可以推知此处实为Aschenputtel的音译,意即灰姑娘。这位未署名的译者文笔简练雅饬,读来饶有文言小说的意味。如讲起灰姑娘受到刁难,不能参加舞会时的场景,“阿育博德露感伤怀抱,坐于墓树之下,高吟曰:‘嗟长榛之依依兮,安得赐我以锦衣。’其鸟友自树上闻之,遽奋翻翔去,从市中求得锦绣之衣,绚丽之履,攫而飞至,掷与女”;当王子误将两位姐姐带回宫时,“归途过阿育博德露所植之榛树下,上有一小鸽巢枝而歌曰:‘归去视金履,履小何不伦。使君自有妇,莫恤马前人。’”待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王子遂披阿育博德露路登骑,扬扬出门去。二人过榛树之下,则闻鸽歌曰:‘归去视金履,金履实宜人。王子多艳福,满载马头春。’”穿插在文中的几首

歌谣,或拟楚辞,或仿乐府,浑然天成,颇具巧思,毋庸赘言经过仔细的推敲。《东方杂志》连载过数十篇同类作品,均冠以“时谐”的总题名,最后还结集成书(《说部丛书》第二集第九十二编,商务印书馆,1915年),影响也随之更为广泛深远。然而因为使用文言来翻译,也频频遭到诟病非议。赵景深指摘此书“是用文言写的,和儿童不很接近,并且没有标明那是儿童用书,实在是一件缺憾。况且童话的特点,就在于小儿说话一般的文章,现在他用古文腔调说起来,弄得一点生趣也没有了”(《教育童话家格林弟兄传略(四)》,载1922年5月27日《晨报副刊》)。顾均正则将此书与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互较长短,认为“此书是用文言译的,它包含的分量虽较《童话》第一集为多,但因其读者并不是儿童,所以对于儿童教育上的影响,倒远在《童话》第一集之下”(《格林故事集序》,载张昌祈译《雪婆婆》卷首,开明书店,1932年)。站在小读者的立场,文言译本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此后为了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陆续出现了不少白话译本,如俞艺香译《灰姑娘》(春泥书店,1929年)、张昌祈译《雪婆婆》(开明书店,1932年)中的《灰姑娘》、魏以新译《格林童话全集》(商务印书馆,1934年)中的《灰丫头》、张亦朋译《格林童话全集》(启明书局,1939年)中的《灰丫头》、丰华瞻译《格林姆童话全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52年)中的《灰姑娘》等。这些译本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俞艺香“本想从德文直译”,因条件所限只能据英译本转译(见《引言》);张亦朋所译号称“全集”,实际上只选了99篇,而且“系根据柯林司版的《格林兄弟童话集》的英译本译出”(见《小引》);丰华瞻的译本则“是由英文本译出的”,“另外参考苏联的选译本”(见《译者

(下转16版) →

← (上接14版)

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鲁迅历来主张“硬译”,甚至为了“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十卷《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想必是受到他的影响,韦丛芜也多采用直译。比如讲到灰姑娘盛装出席舞会时,“室内立刻便有一阵非常的寂静。他们停止了跳舞,停奏了提琴,一切的跳舞者都那般渴想着去审视这位不认识的宾客的奇美”;随着午夜来临,灰姑娘夺门而出,守卫的士兵向紧追不舍的王子汇报,“他们并没有看见人出去,除了一个年青的女子,穿的很坏,态度多像乡村女子,少像大家小姐”,遣词造句都有很明显的欧化倾向,与原文对照虽可谓萧规曹随,还是稍嫌诘屈聱牙。在本书卷首有一篇类似序言的《故事——新的和旧的》,韦丛芜在文中强调,“倘若要养成儿童读书的习惯,起初就应该给他好的书,可以快乐地欣赏,珍奇地收藏——书的内容要适合儿童的程度”,就本书的译笔而言,恐怕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标准。

潘树声在五十年代初翻译过不少苏联文学作品和科普读物,其中有一本《水晶鞋》(知识书店,1950年),包括了三篇童话。令人深感蹊跷的是,译者并未交代那篇最重要的故事的来历,不过内容情节与佩罗版极其相似,应该是某位俄语作家据此翻译而成的。虽说是根据俄文本转译,可有些细节还是很耐人寻味的,如讲到女主角的不幸时说:“她继母的大女儿称她为‘脏鬼’。但是她继母的

小女儿却不像她姐姐那样没礼貌,所以她不叫她‘脏鬼’,而是唤她作‘卓鲁什卡’(意即叫化子)。”俄文本在翻译中做了必要的归化处理,在汉译时也相应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尤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佩罗原作中那位热心助人的仙女教母,在此书中居然被唤作“老妖婆”。而类似的情况并非仅见,稍后还有一种根据俄译本转译的佩罗版《灰姑娘》(尚佩秋译,曹靖华校,真理书店,1951年),同样语出不逊地称她为“会使魔法的老太婆”。沃尔夫冈·贝林格在勾勒巫术衍变时曾提道:“俄国等社会主义统治者们试图粉碎巫术、萨满教和宗教;同时,像这些帝国从前的统治者一样,他们宣称对其臣民的信仰有控制权。”(《巫师与猎巫:一部全球史》第六章《19世纪和20世纪的猎巫》,何美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是否因为这位仙女频频显示神通,才被俄译者们视为异类而遭受污名了呢?

佩罗此书原名《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在每个故事后都会借题发挥,阐发一番微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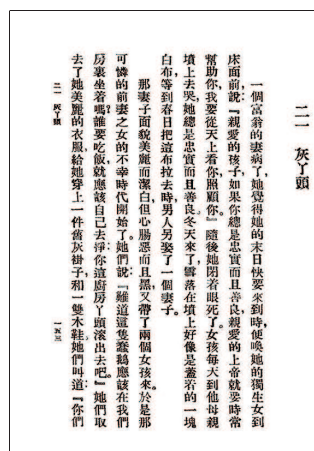
大义。讲完《灰姑娘》时,他除了义正辞严地告诫读者,“女人天生丽质当然值得骄傲,刻意打扮的丑女只会惹人耻笑,要想获得幸福,心地善良必不可少,因为有时候它比任何条件都更重要”,还揭开一些令人困惑的谜团,“故事中的教母,其实是上帝的化身,他总是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两位姐姐之所以没受到惩罚,是因为她们已经悔过自新”(据董天琦译《佩罗童话》)。但上述各位译者,都将这些说辞略去未译。佩罗苦口婆心的教导针对的原本是成年人,而戴译本收录于《世界少年文学丛刊》,韦译本“是专供儿童阅览的”(《故事——新的和旧的》),潘译本则被列入“新少年读物”丛书,既然预设的读者都是少年儿童,在翻译时有所取舍也就容易理解了。正如戴望舒在《序引》中所言:“这一种比较的沉闷而又不合现代的字句,我实在不愿意让那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观念来束缚了小朋友们活泼的灵魂,竟自大胆地节去了。”顾均正在推荐这本《鹅母亲故事》时,曾介绍“每一个故事的结束都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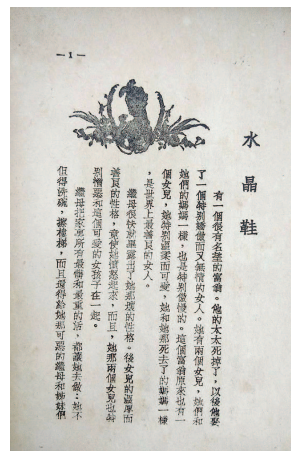
尚佩秋译、曹靖华《灰姑娘》



魏以新译《格林童话全集》修订版



魏以新译《灰丫头》



潘树声译《水晶鞋》